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于公案 第六十一回 誑小人巧配婚姻 戴家出鄉民覓舅

且說方扯燥暗暗求侍講崔英前去面見於公說情，剛到黃昏，方從益又到崔英探信。崔老爺將扯燥讓在房中，獻茶已畢，方從益便問：「喜信如何？」崔英說：「大人已經允了，將來賀慶雲這官司還要照顧。」方從益告辭回家，見戚貢生說了一遍，兩人歡喜。戚克新方要回家，家人來報：「今於大人差門子求真到門，有事商議。」方從益聞聽，急走把門子迎至書房，獻茶已畢，開言口尊：「員外，我奉大人所差，一事來商：大人的內姪現今無有親事，今日聞聽侍講崔老爺所言，府上有二位姐，大小姐身亡，二小姐現在待聘，大人差我前來提親，欲將二小姐說與大人的內姪，不知員外允否？」方扯燥聞聽撫院與他提親，甚喜，口尊：「上差，既蒙大人不棄，寒微小女與大人的內姪作親，小民求之不得，有什不願？」門子說：「既然員外允下，還有一相煩，大人的內姪現今十分窮苦，大人叫我向員外說，連行聘之禮，也是無有，向員外借銀一千兩，以為行茶之費。有呢，立刻打點行聘；若是無有，這婚姻也不用提了。」方從益一聞撫院與他提親，只願結姻，哪還疼一千兩銀子？回答說：「是有。」求真門子把事講完，也就回衙。次日，賢臣把賀慶雲、戚克新提到，當堂審了，一堂巧辯，當堂賢臣竟都全信，反將賀慶雲、徐咸寧處分一頓，說他要告師尊，本當重處，姑念年幼無知，實因方家報遲，兼有嫌貧之論，免其重責，攆出衙門。賢臣判畢，退堂。眾軍民盡都拘怨，齊說賢臣往日一清如水，不愛民財，今日如何受賄貪贓，竟圖方扯燥的家財，與他提親，屈斷賀慶雲之事？言講紛紛。賢臣只推不知，總不究問。賀夫人與公子十分怨恨賢臣，連徐咸寧也不住的抱怨，無奈收回定禮。賢臣這裡也就行茶過禮。不覺吉期將臨，賢臣令人料理，人夫彩轎鼓樂笙簫，方絳霞小姐迎娶到衙門之內，將新人攙出轎來，賢臣就叫從人自後面請出一位公子，眾人瞧看，卻原來就是賀慶雲！堂上掛著粉牌，上寫的為悔婚一案，上寫：「本院為官冰似心，說情明顯有私恩，全情全義紅絲續，今判新人歸故人。」賢臣立刻升堂，方從益、戚克新、徐咸寧一應干連傳至。賢臣說：「方從益留神，聽本院吩咐，悔婚一節，你不過嫌賀家貧困，本院借你銀子千兩助他，若是賀家門戶不當，彼時焉能成其姻親？他本世宦之家兒男，也配的過暴發戶之女，且本院又借給這個名頭與賀慶雲完婚。方從益，不算難為與你，汝女婿已有家園，你有偌大家財，再幫助與他，定然憤志攻書。方從益，你將來還是貴人的岳翁，那時候你還要感激本院恩情。若不看待講崔老爺之面，一定要將戚克新革退衣巾，重責爾等，以正國法！令你回去說與崔府相，這等人情以後不必說他。」方眾益、戚克新二人又是害怕，又是含羞，哪裡還敢多話？惟磕響頭而已。賀慶雲母子叩拜賢臣，喜極熱心街鄰徐咸寧。賢臣將方家陪送妝奩並一千銀子，連他夫妻二人、黃氏夫人送歸賀宅完婚，夫人帶著公子小姐，鼓樂笙簫，回家婚配，親戚朋友賀客滿門。夫人公子深感其德，早晚焚香，答報賢公之恩。那些老少軍民這才知道賢臣並非貪財。

方從益哄信絳霞小姐，當堂公斷，巧計完婚。扯燥、戚克新無言可對，下堂而去。

且言新城偏南有一座村莊，名叫王家村，住著一個鄉民，姓李，排行為三，名喚進祿，為人忠厚勤謹。祖上原有些產業，後來漸漸凋零。老母年已七旬，妻子賢慧。雖然家道貧寒，卻甚和美，母子三人正在房中所坐，李進祿之母陳氏望李三說話：「我兒，如今世道敬富欺貧，不知咱家幾時運來時轉？」李進祿口尊：「母親，自古富貴窮通，皆由天定，為人在世，豈有生成的造化？若要妄想強求，神明不佑。」母子正然閒話，聽得門外「吧吧」，有人擊戶。李進祿邁步出房，開放街門瞧了瞧，是個過路行客。李三陪笑說：「客官，到此呼喚，不知有何吩咐？」那人說：「在下是濟南府來的，令母舅陳爺煩我帶一封書到此。」說畢，打懷中掏出，遞給李三，執了執手，往西而去。李進祿手拿書信，邁步進房，望陳氏開言，尊聲：「母親，今有舅舅煩人捎到書信。」陳氏聞聽兄弟字至，歡喜之至，說：「進祿我兒，你舅舅自從往山東販布，有五六年，音信未通，你可拆開，念與老身一聽。」進祿連忙拆讀，上寫：「弟陳宸拜上：賢姐安好！弟離家五載有餘，買賣稍可糊口，惟覺年老無子，不料弟婦忽然病死，可憐孤苦零丁，並無倚靠。」

年殘老景，想念親戚。耳聞外甥成人，現在家內莊農。姐姐快叫進祿整頓行李赴山東，同我布店照應買賣，強如種地。久後弟若辭世，收拾財物回家。謹字奉聞。」李進祿念完書字，陳安人聞聽，不由滿心歡喜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